

巨笼

□冯骥才

笼子多大,鸟儿才快乐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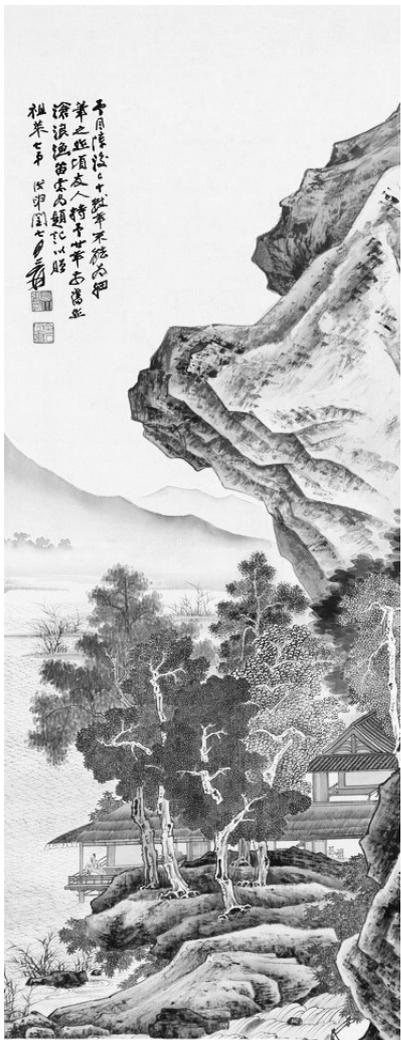
新加坡人真有想象力,他们在一个山谷上盖一张数百米见方的大铁网,里边有树有花有人造的瀑布流泉,养了上百种鸟。鸟儿可以腾空、盘旋、俯冲,从这边树丛远远飞降到那边林间。莺歌燕舞,相互应答,好不自在!游人钻进笼门,就与三千多只一百多种鸟儿在一起,似与禽鸟同乐。如果不是仰头望去,看见高高一张巨网中透现的蓝天白云,真不知还有真正的空间在网外。

这便是新加坡著名的裕廊飞禽公园。

公园的饲养员尽力把笼中一切搞得像大自然。他们把香蕉挂在树上,把菠萝蜜剥开平贴在石头上,还在横斜的树杈上钉个木盘,放了面渣米料。鸟儿有丰足的美食,不必计较香蕉为什么不是长在香蕉树上。有吃有喝,可以快活地游戏,也可放心栖息,用不着在大自然中为了生存历尽艰辛去觅食,以填塞饥腹;更无遭遇天敌或猎手伤害的危险。我笑着对一位同行者说:“放大鸟笼并不是给鸟自由,而是使鸟更适应笼子。”

可是走出巨笼,回首看去,发现几只大鸟不知怎么跑了出来,它们并不飞去,而是站在笼顶上向下张望,其中一只白鸟拼命把头扎进网眼,原来它们想回到笼里去。我对笼鸟的忧虑真是太多余了。

飞禽公园还有一个奇观,便是“黑暗世界”,养的全是夜鸟。室内漆黑,一间间鸟室,可以隔着玻璃墙观赏。几只猫头鹰站在秃树上睁大一双可怕的圆眼,射着冷峻目光;蝙蝠迅疾无声地飞来飞去……屋顶涂黑,零落装一些小电珠,一闪一闪,宛如天上寥落寒星,还有一束束青白灯光,仿佛苍凉月色,这样就使游人在大白天得以看见夜鸟们活跃时的景象。到了真正的黑夜,游人散去,“黑暗世界”里就照射强光,如同白昼,夜鸟便安然睡去。因为夜鸟也要休息。我说,人真是有本事,按照自己的需要,可以颠倒白天和黑夜。但幸亏是对鸟,而不是对人,对人自然就够呛了。



我的父亲母亲

头一次背娘

□李宪民

在市医院住了十天十夜,娘终于出院了。

我结完账,一路小跑着回到病房。娘斜躺在床上,见我回来,努力支起虚弱的身子。我趋前递上住院清单,一米多长,12000多元,娘瞅了半天,叹了口气,没说话。

算上年初在峰峰医院住院花的4000块,意味着大半年的退休金成了泡影,怎能不令娘心疼?!

我搀着娘,穿过医院长长的走廊,从来苏水味,还有说不出的各种各样的药味脱身出来,步入院内的天井。

午后的秋阳,暖暖地照在身上。踩着甬道上斑驳的碎影,感受着阳光的温暖,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,心中骤然响起温弗尔特赞美生活的诗歌——“世界美如斯”,我庆幸,娘从蛛网中挣脱出来。

在医院门口招了一辆计程车,扶娘贴窗坐下,一路上,娘一句话不说,只是贪婪地望着窗外。

很快,车到我住的小区。娘惊讶地说:“这么一轱辘,就10块钱?”我笑着付钱,算是回答她的疑问。娘不依不饶地追说:“从峰峰到邯郸才7块5,那可是九十哩呢!”

来到我住的楼下,娘执意要自己爬楼,轻微脑血栓初愈,步履蹒跚,刚攀上几级,额头已渗出大滴的汗珠。

我在一旁注视着娘苍白的头发,佝偻着的腰,颤巍巍的样子,脑子突然闪过一个念头,脱口而出:“娘,我背你上楼吧”,说完这句话,自己也愣了。

活到四十,还从来没背过娘,这可是人生头一遭啊。

娘也愣了,略显迟疑地看着我。娘一向固执,但这次却没有坚持,只是欲言又止地点了点头。

我不再说话,弯腰,在娘面前蹲下,娘伸出双臂,绕过我的肩头,轻轻地伏上我的脊背,手上裸露的青筋好像蚯蚓在爬,七横八拐。

小心翼翼地,托着娘,起身,迈步,上楼。原以为会很吃力,没想到,娘轻飘飘的,还没

有一袋面沉。

“曾记当年骑马马,转身便是白头翁”。娘已74岁了,想到我的娘已是风中之烛,瓦上之霜,鼻子一酸,强忍着,没让眼泪流下来。

过去,娘含辛茹苦哺育我们的一幕幕情景,清晰地浮现在眼前:娘一共生了我们三个子女,哪个娘不是背四五年,这样算来,娘竟有15年在背孩子。尤其是我,最不让娘省心,儿时体弱多病,生下来睡反了觉,一放到炕上就哭闹不止,一趴在娘的背就安静下来,直到5岁了,娘还背着我。据爹说,那时的我在娘背上一趴就是一个下午,就像膏药一样扯都扯不下来!不管娘是生火做饭,洗洗涮涮……

娘就这样背过春,背过夏,背着我们一个个长大,成家,生子。还没来得及喘气,娘又毅然地背起第三代,眼儿孙女,外甥从娘的背上稳稳地站到地面,这下,该轻松了吧。但随着我们读书,结婚,买房,娘不得不为此左挪右借,又扯下一身的饥荒……

我背着娘,小心翼翼地,拾级而上。脑子里好像装了架放映机,一会儿正转,一会儿倒转。

一步,一阶,一层……七十多斤的娘轻飘飘的,却“压”得我鼻子阵阵发酸。

“累不,老二”,正值我回想的当儿,娘的发问把我从过去拉回到现实。我摇摇头,故作轻松地:“不累。”

谁知,她略带愧疚地说:“当初要不是困难,也不会买6楼,让你们住着不方便。”当时六楼是顶层,楼价最便宜。

蓦地,我的心就像针尖戳了一下似的,隐隐作痛,我哽咽地安慰娘:

“顶楼蛮好的,阳光充足,通风也好,还能锻炼身体……”

没想到,娘接着说了一句:“累你爬了72级台阶。”

刹那间,我错愕无语。

活了这么大,我就背过娘这一次。这一次,难报母爱于万一。娘为我们付出从来都是倾其所有,但娘对于我们的给予,却从未忽略一点一滴。

大家V微语

文学与环保

□王蒙

●让文学家歌颂自然,我觉得这个太不难了,是很容易做到的。我曾经说过,作家天然就是环保工作者的同盟军,作家天生应该与环境保护工作者携起手来。

●这并不是说,作家都懂多少环境保护的理论和知识,而是说作家更富有对于自然,对于祖国河山、对于一切生命的感受和热爱。古今中外,文学作品里会很自然地流露出对生态,对大地,对天空、对海洋、对空气、对山林、对江河湖海的关心与热爱,有很多写自然环境、写可爱动物的作品,童话也有很多,比如义犬救主,普希金《渔夫和金鱼的故事》,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中“善有善报”等观念。

●从另外一个角度,作家往往也能更早一点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发出保护自然、保护环境的呼声,警惕环境破坏的危险。有很多嘲笑、抨击破坏自然、残害生命的作品,比如契诃夫的《草原》《万尼亚舅舅》,文字里充满了对生态破坏的忧虑。

●当然,也有一些文学描述按现在观念来说落伍了,比如说武松打虎,以前彰显的是武松武艺的高强和内心的勇敢。现在见虎再打就不行了,因为虎变得越来越稀缺。我看姜戎的《狼图腾》,觉得狼也很可爱,我可喜欢了。

谈天说地

羊羔的说服力

□佚名



一个牧场主养了许多羊。他的邻居是个猎户,院子里养了一群凶猛的猎狗。这些猎狗经常跳过栅栏,袭击牧场里的小羊羔。牧场主几次请猎户把狗关好,但猎户不以为然,口头上答应,可没过几天,他的猎狗又跳进牧场横冲直闯,咬伤了好几只小羊。

忍无可忍的牧场主找镇上的法官评理。听了他的控诉,明理的法官说:“我可以处罚那个猎户,也可以发布法令让他把狗锁起来。但这样一来你就失去了一个朋友,多了一个敌人。你是愿意和敌人作邻居呢?还是和朋友作邻居?”

“当然是和朋友作邻居。”牧场主说。“那好,我给你出个主意,按我说的去做。不但可以保证你的羊群不再受骚扰,还会为你赢得一个友好的邻居。”法官如此这般交代一番。牧场主连连称是。

一到家,牧场主就按法官说的挑选了3只最可爱的小羊羔,送给猎户的3个儿子。看到洁白温顺的小羊,孩子们如获至宝,每天放学都要在院子里和小羊羔玩耍嬉戏。因为怕猎狗伤害到儿子们的小羊,猎户做了个大铁笼,把狗结实实地锁了起来。从此,牧场主的羊群再也没有受到骚扰。

为了答谢牧场主的好意,猎户开始送各种野味给他,牧场主也不时用羊肉和奶酪回赠猎户。渐渐地两人成了好朋友。

要说服一个人,最好的办法是为他着想,让他也能从中受益。

不用说,情况很明了——到处都有茶园,到处都有茶叶——为什么有的地方茶叶名气很大,而有的却不为人所知?无非是因为,人。再明白一点,天时地利人和也。天好地好,风生水起,便有了出产好茶的基础;但这还不够——要出在名人故乡,就最好;故乡无缘,那就让名人品饮,留下些许文字来,要是有幸在《茶经》《茶录》《东溪试茶录》等典籍里留下只言片语,那就万事大吉;倘若品饮无缘,再退而求其次,便是让名人路过一下也好,留不下一点文字,留下一点履痕留与后人考证,那也是一件善事。

李白爬过的山,徐霞客走过的路,鲁迅住过的旅店,不用说,都有了网红级传播的话题性。若是以上都没有,对不起,只好生拉硬扯,说是乾隆爷下江南时迷了路,饥肠辘辘,误打误撞,到了某地某亭某桥头,饮了一碗茶,吃了一

文史杂谈

茶汤的背影

□周华诚

碗面,啃了一张饼,喝了一道羹。总之,乾隆爷老是迷路,老是饿得头昏眼花,这皇帝当得真是叫人郁闷。

黄庭坚的故乡,在江西洪州分宁县双井里,就是今天的九江修水。那里绿丛遍山野,户户有茶香,出一款茶叶品质不错。茶园那时属于黄庭坚家族所有,算是私家物产。黄庭坚在京城为双井茶做宣传,几乎是不遗余力。他将此茶作为伴手礼,给朋友一次又一次快递。每次数量不多,通常是一次寄新芽八两,也就是半斤。可见此茶产量,也并不那么大。物以稀为贵。黄庭坚经常给各界名流奉寄新茶,同时作诗,对方收到茶,盛情难却,便回赠一首。一来二去,这茶不火都难。譬如黄庭坚给自己八岁的好友苏轼寄茶,留下一首诗,《双井茶送子瞻》,其中有句:“我家乡南摘云腴,落磔霏霏雪不如。为君唤起黄州梦,独载扁舟向五湖。”磔,亦作“礮”,小石磨。把茶叶放在石磨里磨碎,像雪一样白。这是宋代喝茶的必经步骤,那时是点茶,用的茶叶是抹茶,是要把茶叶磨碎了再泡的。

黄庭坚把茶赠给当时的武宁知县吕晋夫,他在帖中写道:“双井四瓶,皆今年极嫩者,又玉沙芽一斤,以调护白芽。然此品自佳气味,但未得梅,香色味皆全尔。公着意兹,想不可欺也。”吕晋夫是品茶老手,对茶叶讲究,黄庭坚给他寄双井新茶,要搭上一斤玉沙芽。茶叶很容易吸味,也易受潮,白芽放在里头,外面用一斤玉沙芽掩护着,受潮受损,都由它去承受了。

虽然在此之前,欧阳修、司马光都品过双井茶,但是黄庭坚在该茶的包装、存储、排名、碾茶、煮茶、品茶等茶事活动上,作了全面的审美化演绎,使其诗化而便于传播。

这两天抽空重翻几页书,《茶经》和《茶录》(外十种)略翻了一下,又把八十年代老六堡茶拿出来喝,喝出了沧桑的感觉。茶这个东西,在一千多年甚至两千多年中,基本建立了一套文化谱系。茶与山,与水,与人,已然密不可分,都是需要漫长的时间累积出来的。要是没有出过什么好茶的地方,突然冒出来一款新茶,的确是很难的。喝茶的人,喝来喝去,喝的还有一份对于过往的追忆。所谓追忆似水流年。这不只是一叶茶叶与水的关系,而是漫长的时间长河里,那些茶烟和那些远去的名士留给我们的背影;一碗茶汤里的气韵与风度,是这样山高水长。